

读书达人

刘秘莲：看闲书 管“闲事”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本报通讯员 刘艳菊

肃宁小城的街道，一辆电动车，载着笑容满面的刘秘莲，车筐里的一束鲜花，在阳光下灿然生香。70岁的她，整个人都是淡然舒缓的，她与书的故事，也绕不开一个“闲”字：看闲书，有了生命的丰富与厚度；管“闲事”，有了对红色文化的挖掘与传承。



对于读书生涯，刘秘莲说自己是幸运的——她幸运地生在新中国，幸运地成长在一个崇尚文化的家庭，幸运地有一双开明的父母，还有两个有敬有让的哥哥。虽然当时物质匮乏，而在他们的五口之家，刘秘莲却是备受宠爱的“小公主”。地里的活儿，家里的事儿，首先是父母，再就是哥哥，对于她来说，几乎没什么压力。这样优越的家庭环境，成全了她上学读书之外的另一个爱好，那就是看闲书。

所谓看闲书，在村里一些人看来，拿得动打草子刀的孩子，就该去地里干活，像她这样，坐在教室里跟着老师读课本，已属奢侈，除此之外，再看别的书，都是“不务正业”的非分之举。

无论别人怎么认为，刘秘莲却是乐此不疲。那时候，放学回家没作业，在帮助大人做家务的同时，她总要想办法抽空看书。烧火做饭的时候，一手拿着烧火棍，一手拿着书；烧煤拉风箱时，把书放在腿上，边拉风箱边看书；推磨的时候，磨棍横在腰上，一边走着一边看。

当然，最惬意的还是晚上，当一家人都疲惫而安静地入睡后，她就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书里描画的意境中。有一次，看曲波的《林海雪原》，不知不觉到了天亮，只感觉煤油灯的亮度越来越不给力，起先以为是眼睛疲劳，抬头一望，窗户纸已经麻麻发白。她唯恐被母亲发现，赶紧吹灯闭眼补睡一会儿黎明觉。

书非借不能读

刘秘莲说，那时候家里穷，能够上学读书已属不易，花钱买闲书更是痴心妄想。贫穷让她养成了精打细算的好习惯，直到现在，她也很少买书，所看的书，基本都是借来的。

说起借书，有个有趣的现象。那时候，书的主人，为了督促借书人及时归还，往往在书的扉页或者背面空白的地方，除了标注书主的姓名，还会写上：“勤借勤还，再借不难”等此类警醒的文字。因为刘秘莲家没书与人交换，她就设法借了这个人的，抓紧看完再转借给另外一个人，以求其他人也能把书借给她。书到手以后，她就抓紧时间看完，以便挤出时间来转借他人，以此既换来了人情，同时，也扩大了闲书的流通资源。

日复一日，她的遵时守信，赢得了书友们的认可。所以，尽管在那个贫乏的年代，她也有幸

管起英雄的“闲事”

刘秘莲回忆说，小时候看书，只是觉得有意思，书里面刻画的正面人物，简直神一般伟大，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崇敬之情。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長、知识的积累，她对抗战时期的人和事，慢慢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知，再结合身边长辈们口述的一件件亲身经历的事，终于领悟到：原来看的那些闲书里的故事，不是作者随意杜撰的，也不是远在天边遥不可及的，有些就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脚下这片土地上。书里面那些神一般的英雄，其实就生活在父辈们的身边。

认识到这一点，刘秘莲产生了一种冲动：对英雄的崇敬，不能只埋在心里，要为她

们做点有意义的事。于是，她利用退休后的时间，开始重访儿时给她讲抗战故事的老人们。她把老人们的口述，一字字记录下来，反复核对故事发生的准确时间、人物和地点，务必求真求实，最后编撰成文。由肃宁县政协统一刊印成册、正式发表，并长期存留档案，使抗战英雄的事迹，得以弘扬和传承。

通过她的反复采访、整理记录的有地下党员王万森《赴日劳工》的悲惨经历；有由白求恩亲自手术治疗的八路军刘福增的《齐会战斗记》回忆录；还有村妇教会主任杜文秀舍身救助抗日人员《舍生忘死救亲人》的故事；还有《硬骨头六连连长边福祥》等文

章，在2021年，由市委党史研究室与市政协联合刊印发表。为了挖掘记录，她每天奔走于城乡之间。有人问她，写一篇文章得多少稿费？她笑答：分文没有。那不是白管闲事儿？一句无心之语，她方才悟到：“在某些人眼里，我是个爱看闲书、爱管闲事的人。”对此，她却不以为然。这闲事，虽然对她来说，费心费力不进分文，但是，通过她的努力，能使抗战英雄们的事迹弘扬光大，上对得起前辈、下对得起后代子孙，她觉得这是她一生所为中最为有意义的事。

“闲书没白读，闲事没白管，此生无憾。”刘秘莲坚定且洒脱。

除去连环画小人书外，还读了一些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以及五花八门的新旧书籍。此间，她印象最深的是反映抗战内容的纪实小说，比如：《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雁翎队》《战斗的青春》《滹沱河边》等。其间，有的书破烂不堪，丢失了书皮和扉页，甚至没头没尾，更不知道作者的署名，但这并不影响刘秘莲的兴趣，缺失的部分，反倒给了她想象的空间。

刘秘莲说，小时候听大人背诵过。可见其在海兴小山一带影响之深。首联，交代了骊山的地理环境。西下骊山，月角湖水漫漫无际；登上骊山东望沧海更叫人眼界大开。颌联，描绘了骊山朝晚的景象。白天，客人骑马行在古老的盘龙道上，渐登山巅近云天；夜晚，佛灯高照空中，山林间炎炎的星光明净浑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佛灯又称圣灯，

不是佛家夜里的灯火，而是一种自然现象，类似于磷火。所以这星光没在天上、在林间。骊山自古多庙宇，所以有佛灯之说，也并不新鲜。颈联，写骊山的风土人情。物产丰富，生活闲适。百草藏山药，此情不虛，山上多有药材。山腰曾有药王庙，相传孙思邈在这一带行医，多用小山的药材。游鱼吞钓竿，忘饵的岂止游鱼，山间的生活让人们忘记了太多的烦恼事。尾联，七龙潭，在七龙口西。传说月角湖中有七龙，冲开山口，鼻向东海。此处曾有石桥，称作“仙人桥”。行文至此，诗人回溯骊山历史，把读者的神思引向深远，叫人欲罢不能，真好诗也！

杨景春 齐斐斐整理

《骊山》

明·海丰 李永寿

骊山西下水漫漫，东望沧溟眼界宽。客马升巖宵汉近，佛灯高照火星圆。沿途百草藏山药，忘饵游鱼吞钓竿。借问老僧徐古迹，向予北指七龙潭。

赏析：

骊山即现在的海兴小山，这首词，小时候就听大人背诵过。可见其在海兴小山一带影响之深。首联，交代了骊山的地理环境。西下骊山，月角湖水漫漫无际；登上骊山东望沧海更叫人眼界大开。颌联，描绘了骊山朝晚的景象。白天，客人骑马行在古老的盘龙道上，渐登山巅近云天；夜晚，佛灯高照空中，山林间炎炎的星光明净浑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佛灯又称圣灯，

不是佛家夜里的灯火，而是一种自然现象，类似于磷火。所以这星光没在天上、在林间。骊山自古多庙宇，所以有佛灯之说，也并不新鲜。颈联，写骊山的风土人情。物产丰富，生活闲适。百草藏山药，此情不虛，山上多有药材。山腰曾有药王庙，相传孙思邈在这一带行医，多用小山的药材。游鱼吞钓竿，忘饵的岂止游鱼，山间的生活让人们忘记了太多的烦恼事。尾联，七龙潭，在七龙口西。传说月角湖中有七龙，冲开山口，鼻向东海。此处曾有石桥，称作“仙人桥”。行文至此，诗人回溯骊山历史，把读者的神思引向深远，叫人欲罢不能，真好诗也！

杨景春 齐斐斐整理

沧州人·沧州诗

“东坡足迹 河间雅集”活动在河间举办

本报讯（记者齐斐斐）日前，“东坡足迹 河间雅集”活动在河间市举办。苏轼的长子苏迈曾任河间令，苏辙曾到任丘，赋诗赠友人，苏东坡与沧州的情缘较多体现在他与东光人刘攀和盐山人李之仪的友谊上，他的很多诗中都有沧州的典故。

本次活动由市文联、河间市委、河间市诗联研究会、河间市诗联文化研究会、东坡足迹文旅研学团、市文联文艺宣传中心承办。东坡足迹文旅研学团是由原籍黄骅、现居北京的东坡文化研究者刘金彪发起的全国性行走苏轼之路的团体活动，此次河间活动是他们自二月二在北京出发的第二站。

活动中，参与人员参观了河间文庙、瀛州书院、河间府署，实地调研了诗经文化在当地的传承与发展，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基因对“四苏”文化的影响，了解到

“黄骅风貌系列丛书”出版

彰显黄骅历史脉络、城市样貌

本报讯（记者齐斐斐）徐福东渡的故事，你知道来自哪里吗？与《诗经》有关的汧兮古城，又在何地？原来，它们都与如今的黄骅有关。近日，河北美术出版社推出“黄骅风貌系列丛书”，包括《城迹》《阜熙》《雅风》《翰墨》《乡愁》5册，从不同方面阐述黄骅风貌，带领读者深层次了解黄骅、感知黄骅，突出思想性、普及性和可读性。

《城迹》聚焦黄骅的历史、遗迹等，编者试图从黄骅地名历史文化内涵、徐福东渡考证、海丰镇的兴盛与衰落、黄骅盐区的历史等多方面

来破解黄骅这片土地的历史密码。《阜熙》描绘了新时代黄骅的发展成就，湿地、经济、教育无不展现出蓬勃向上的新气象。《雅风》分为古邑遗风、雅韵新词、长歌颂今三部分，将有关黄骅的古今诗词收入其中。《翰墨》选编部分黄骅籍艺术家的作品配以理论文章、艺术评论、创作随笔，带领读者赏读黄骅人文，赏黄骅翰墨风韵。《乡愁》分经史行览、流年物事、风迹神录、辨音寻乡等几部分，读者可以多角度、多方面体味黄骅这片土地上浓浓的烟火气和人情味。

晒书单

作家弭晓昕 多读书，多活好几辈子

多读书，读好书，生命就会产生复利，人家活一辈子。你就可以多活好几辈子。你说这事儿有多划算？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只有在阅读中（至少是最有效的路径之一），我们生命的宽度与厚度，才可以在有限的时空中不断拓宽与延展，生命变得更加丰盈与富足。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只有处于滚滚的历史长河之中，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知道什么是卑微与渺小，懂得什么是宽厚与广博，明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知所从来。《铁皮鼓》中的奥斯卡，像个先知，异常

冷静，用苍老的语气讲述，揭示了一个无比广阔、无比漫长、无比复杂、无比颠倒、无比荒诞、无比可笑，又无比真实的世界……阅读让我们了解更多自身以外的“世界”和众生相，获得更多生命体验。《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了东北鄂温族，他们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死亡在他们那里，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美感，面对万物的深情和慈悲，能治愈人的从来不是其他，而是自然和你自己。生命能够影响生命，在生命的叠加中，我们便拥有了更丰盈的人生。

我的书单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 编著
《了凡四训》[明]袁了凡 著
《西南联大丛书》陈寅恪 等著
《莫言全集》莫言 著
《故事咖啡馆》李浩 著
《源氏物语》紫式部 著 王煜 译
《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 著
《我与地坛》史铁生 著
《铁皮鼓》[德国]君特·格拉斯 著 胡其鼎 译
《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彭发胜 译

乡村画马者的40年匠心

——访河北省工匠名师孔维建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本报通讯员 蔡更存

四十多年来，他执笔绘画，立志用一生做一个画马的民间匠者。他的绘画表现了马最朴素的真善美，用心给予平凡日子更多色彩。

孔维建是中华画马学会理事、河北省工匠名师。虽然拥有这些荣誉，但他的性格志向却不止于此，不服输的他在对生命意义发出叩问的潜行中，常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感悟。他认为如果用一形容词形容他的所作所为，那就是“坚持”。

孔维建从小就喜欢画各种小人书插图，上小学时，常用铅笔在草纸上画，夜晚在煤油灯下练习。初中时，他的绘画作品荣获全年级第一名，班主任高兴地鼓励他：“学习别耽误，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坚持画画，你很有天赋，一定要坚持，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画家。”老师的这句话让他更加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方向。也正因为这句话，他有了当画家的远大梦想。

他曾拜师学习内画，所画《一百单八将》堪称佳品。说起画马艺术，孔维建与马的故事可谓鲜活。首先从养马开始。他小时候，正赶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农村响应党的号召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他的家乡献县南乡孔中旺村也不例外，村集体的牲口也分包到户。当时孔维建家里条件不好，没能力养牛马，父母就和邻村的三舅家合着养了一匹枣红马。

孔维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匹马的外貌：水汪汪的大眼睛，枣红色的毛色，腿修长健壮，体长适中，是一匹很不错的能役能骑的“宝马良驹”。

孔维建说：“我爱马、画马就是从这四匹马开始的。”

有一次，他使唤马耕完地，还需要把平，当时他蹬在耙上不小心一只脚滑到了耙下。当时如果马不停下，继续往前走，他的脚就要在耙下，就会被耙齿划伤。他心一紧，有点慌了，就在千钧一发时刻，马儿停住了。“可能它也感觉到了什么，回过头来还瞅瞅我，好像在说：没事吧？我感激地看看它，心里无限感慨，马——君子也！”

自此，孔维建更爱它了，闲暇时，就用手中的画笔画它。各种角度、各种姿势。多年后这四匹马病死，孔维建非常难过，昔日的亲密伙伴在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那个时候，他就下定决心，把马作为自己今后艺术创作的主要方向，讴歌它，再现它的真善美。

学习的过程中，他没少吃苦。有一回，为了夯实自己的基本功，他外出求学，回家途中身上已无分文。寒冬腊月，大雪茫茫，自己背着学习用具和被褥生活用品几十斤重，只好徒步回家。行程几十公里，路上滑了不知道多少个跟头，才蹒跚到家。

2004年，孔维建有了闯荡北京的想法，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来到北京农学院落脚，暂住在一处闲置的房子里。一天，院长一行人来巡视，发现了这个不速之客。朋友在旁帮着介绍，院长看到了桌上的内画大瓶，先是一惊，没说话，而是转来转去，看了又看，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一身土气的农村人，然后才说：“这东西是你



画的？”孔维建点了点头。院长回头同众人商量了一会儿，哈哈笑着说：“还到处找呢，没想到好东西就藏在咱校园里。”原来，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作为下属学院的北京农学院正为送什么礼品发愁着。这下可好，得来全不费功夫。院长高兴地对孔维建说：“这对艺术精品我们收藏了。”这对大瓶内画作品在校庆典礼上让许多领导大饱眼福，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位沧州农民画家。

时光回溯到2008年，孔维建受北京农学院老师邀请，担任该院美术编辑策划任务。其间，他打听到徐悲鸿大师的再传弟子、中国当代画马大家宫春虎功底深厚，于是就萌生了拜其为师的念头。几经周折终于拜在官先

生门下研究其画马艺术，从此他把国画与鼻烟壶内画结合起来进行创作研究，内外画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风。

近年来，孔维建作品多次在画展上受到同行和收藏爱好者们的高度好评。2017年开办个人工作室，盖号“集骏堂”又名“孔维建艺术馆”。位置就坐落于中旺村和县城工作室，追随孔维建学画者达百人之多。

他的理想是将来经济能力允许的话，就筹建一个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有古典风情及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艺术画院，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为契机，培养中国画、内画、国学、书法等几大科目，为传承文化艺术、培养艺术家人才献出自己的光和热。